摘要

沿海发达地区一直是年轻人毕业后的就业首选地,但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后选择二线或三线地区作为就业首选地,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向一线地区进发的现象也逐渐普遍起来。这会使得那些急需更新产业结构的一线地区由于无法及时补充青年劳动力而面临产业升级停滞的危机。本文从地方品质差异的视角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对引导青年劳动力群体在地区间高效流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本文从与青年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品质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相关的文献综述出发展开分析,归纳和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另外,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地方品质差异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假说。其次,本文通过整理 2010—2016 年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统计年鉴和 2011—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了地方品质评价指标和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指标,运用引力模型对地方品质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结论表明,受到两地间地方品质差异的影响,青年劳动力在跨省就业决策中更偏向于地方品质与现居住地差异不大的地区,这与各地的房价水平差异有着密切联系。两地的地方品质差异每增加1个标准单位,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会减少9.26%左右。此外,青年劳动力的跨省就业区位选择具有非对称性,预期迁入地的各项地方特征是青年劳动力群体跨省就业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从地方品质的各维度来看,社会性需求品质差异或心理性需求品质差异越大对青年劳动力的跨省就业驱动力则更弱,甚至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抵消物质性需求品质的吸引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地方品质差异越大对于居住在东部地区的青年跨省就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物质性需求品质差异对中部地区的青年跨省就业具有显著的页向影响,社会性需求品质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青年跨省就业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心理性需求品质差异对东、中、西部地区青年的跨省就业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更高的物质性需求品质差异对学历层次较低的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社会性需求品质差异对学历层次的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更高的心理性需求品质差异对学历层次更高的青年劳动力均制效果也更强。

关键词: 地方品质差异; 青年劳动力; 跨省就业; 引力模型

Abstract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have always been the first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after gradua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hoose the second or third tier areas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and then move to the first-tier areas after work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This will make those front-line areas in urgent need of upd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ace the crisis of stagna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supplement the young labor force in tim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efficient flow of young labor force groups among region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related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 regional young labor mobility and how local quality affects labor mobility,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addition,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the impact of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s on labor migration behavior. Secondly, by sorting out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rom 2010 to 2016 and CMDS from 2011 to 2017,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local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and the inter provincial mobility intensity index of young labor forc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w the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 affects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labor force by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Finally, on this basis,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affected by the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he young labor force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areas with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cal quality and the current residence in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 of house price level. For each additional standard unit of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he inter provincial mobility intensity of young labor force will be reduced by about 9.26%. In additi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labor force is asymmetric.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ected migration place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of young labor force groups. From all dimensions of local quality,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demand quality or psychological demand quality, the weaker the driving force of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labor force, and even offset the attraction of material demand quality to a large extent. From the regional level,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of

local qualit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liv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difference of material demand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demand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the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demand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peopl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The trans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igrants, the higher material demand quality difference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cross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labor force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the social demand quality differe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ross provincial employment of young labor force with all education levels, and the higher psychological demand quality difference has a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youth labor forc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Keywords:** local quality differences; youth labor force; inter provincial employment; gravity model

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	ī义
1.1.1 选题背景	
1.1.2 选题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青年劳动力的	就业区位选择
1.2.2 地方品质对劳	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1.2.3 文献评述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	₹排
1.3.1 研究内容	
1.3.2 结构安排	
1.4 研究方法	
1.5 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	:假设
2.1.1 空间经济学理	论
	1
	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假说1
第3章 模型设定、数据	
3.1 模型设定	1
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1
3.2.1 数据来源	1
3.2.2 地方品质评价	指标的构建1
3.2.3 青年劳动力跨	省流动强度指标的构建1
3.2.4 相关指标的描	述性统计2
笙 4 音 实证分析	
	·····································
	2
	3

4.2.1 f	品质异质性分析	.31
4.2.2 ±	也区异质性分析	.33
4.2.3 孝	教育异质性分析	.35
4.3 机制	分析	.37
第5章 结	论和政策建议	40
5.1 主要	结论	.40
5.2 政策	建议	.41
5.3 研究	不足与展望	.42
参考文献		43
致谢		48
个人简历、	硕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49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随着青年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青年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配置情况受地区地方品质的影响越来越大(董亚宁等,2020)^[1],青年劳动力群体在就业地抉择方面会更加注重当地的生活品质。但与此同时,多数学者也已经关注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大量劳动力回流现象(殷江滨等,2021^[2];孙健、田明,2019^[3];张华等,2021^[4]),以往最受欢迎的一线大城市正在逐渐流失人气,变得不受毕业生待见,不少的二线和三线城市成了青年群体更为青睐的就业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显然不是因为地方品质更高的地区对劳动者不存在吸引力,因此本文试图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地区间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影响机理,进而为上述提到的现实矛盾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过去的研究在论证劳动力回流问题时过度聚焦于大城市的各种"城市病"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Lu et al.,2018^[5]; 张义,2021^[6]),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的青年群体选择背井离乡。而且从历史实践角度来看,费孝通等人提出的关于重点发展小城镇的论断并没有使得小城镇获得较大发展,2007—2016 年,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群体向大城市集聚依旧是主流,因此简单地将青年劳动力"逃离北上广"归结为大城市的各种负面问题显然是欠妥的,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迁移的大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趋势,对于大学生就业地选择出现"逃离北上广"与"再回北上广"并存的现象和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与内陆地区农村空心化并存的问题做出系统科学解释与理论支撑的研究较少(顾芸、董亚宁,2021)^[7]。从地方品质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是否是因为过大的地方品质差距对青年劳动力的跨省就业行为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地方品质差异的视角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探讨以前往沿海地区打工为主流的背景下青年劳动力选择内陆地区就业的原因,可以进一步整合并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1.1.2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上,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现有文献从各个角度对劳动力流动机制也做出了相当丰富的研究,但某个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大小是多种特质综合影响的结果,单一指标不能较好地反映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甚至某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产生更加复杂的作用效果。而地方品质是一个地区的

品味和质量,是地区内部各要素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对该地区历史积淀的综合形态反映,本身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因此基于地方品质视角来探索劳动力空间配置的优化问题是对相关理论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此外,虽然当前部分研究谈到"逃离北上广"可能是个伪命题(陆杰华、岑欣仪,2021)^[8],但是北京等部分地市发布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反映出来的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数量逐年递减现象也是存在的^[9]。究竟该用怎样的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现实意义上,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推动人口在地区间合理流动进而形成集聚优势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促进劳动力,尤其是青年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则是避免社会分层固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由于地方品质作为促进人口充分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在促进青年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为提高青年劳动力就业质量,实现全社会更广泛的就业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青年劳动力的就业区位选择

从青年劳动力的就业区位选择来看,我国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葛玉好等,2011)^[10],关于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近年来学者们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 方进行了丰富的研究。

一方面,青年劳动力群体作为流动迁移人口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是各个地区抢夺的焦点。作为青年劳动力的需求方,各地从多个方面相继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试图吸引一般性人才(刘旭阳、金牛,2019)^[11]。陈秋玲等(2018)^[12]的研究也指出居住证制度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提升了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王春超和叶蓓(2021)^[13]则从教育制度改革的视角出发认为公共教育的扩张和子女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是高技能劳动力迁入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从青年群体自身来看,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由于对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多样的工作机会的向往意愿更强烈(杨雪、樊洺均,2019)^[14],他们试图通过跨省跨地区流动来获取更多更好工作岗位的动机相对于其他劳动力群体而言更强,流动率从而也会更高(黎淑秀、钟卓雅,2021)^[15]。例如农村的青年劳动力,无耕地的巨大压力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地区间的流动来缓解这种困境(洪名勇、黄蓉,2009)^[16]。而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出于从城市平均人力资本中获得较高工资溢价的需求,他们更愿意选择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地区作为其就业地(尤济红、陈喜强,2019)^[17]。

从宏观层面来看,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在青年劳动力跨区就业决策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因素方面,岳昌君(2011)^[18]认为目标就业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大学生的跨区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张抗私和周晓萌(2018)^[19]的研究则提出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以及房价的高低是影响大学生跨区就业动机的重要经济因素。在地理因素方面,生态环境建设是当代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张海峰等(2019)^[20]的研究认为新一代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地时更看重地区生态健康状况。同时,青年劳动力个体早年居住地的地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未来的就业地选择有较大影响。温光耀等(2020)^[21]通过对南京大学生就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对地理空间的熟悉程度是影响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抉择的重要因素。

从微观层面来看,青年劳动力自身的人口学特征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韩美兰和蔡佳仪(2016)[23]对吉林省数据的相关研究发现高学历者如果越年轻则更容易流动。罗瑞奎(2019)[23]则从性别角度提出女生回乡就业的动机更大,就业流动性相对较弱。除了这些生物学特征上的因素外,由于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历史背景,大量的文献基于户籍视角研究了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就业行为。栾青霖和张力(2019)[24]基于 Probit 模型的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由于户口问题难以得到同等的城市福利待遇会对其向城市的流动产生较大影响。此外,洪炜杰和胡新艳(2019)[25]运用拓展 Todaro 模型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情况的研究发现确定的土地权利是农村劳动力返乡进入农业领域就业的重要激励。

1.2.2 地方品质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地方品质概念由 Glaeser、Kolko 和 Saiz(2001)^[26]提出,他们将城市的地方品质分成多样的商品与服务、美学与物理特性、公共服务和城市速度与可达性四类。他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具有更高地方品质的地区才更容易吸引劳动力的进入,从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相关研究也表明地方品质每减少 20%将会导致劳动者的福利减少 5%~6%(Klaus and Esteban,2013)^[27]。近年来,学者们则更多地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地方品质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机制归纳为知识溢出、不可贸易品、生态环境、消费便捷性及迁移成本等(杨开忠,2019)^[28]。

学习交流的机会是劳动要素流动的重要驱动力, Lucas (2009) ^[29]提出由于可以通过在城市积累人力资本,从而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作获得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的工资待遇,城市对农村非熟练劳动力有较大吸引力,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潜力越强,这个地区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劳动者(Yasuhiro, 2006) ^[30]。

不可贸易品也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地方品质高的城市由于拥有更加齐全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满足就业者的相关需求(Porell,1982)^[31],因此公共服务质量是吸引外来劳动力的首要因素(李拓、李斌,2015)^[32]。例如,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地方公共服务并不能百分之百覆盖生活在该地的所有人口,只有改革户籍制度

才能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余吉祥、沈坤荣,2013)[33]。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大大增强,惬意宜居的生存环境也是人们就业地抉择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一项重要的地方品质资源,例如适宜的气候(Sinha and Cropper,2009)[34]和美丽的风景(Greenwood and Hunt,1989)[35]是城市吸引劳动者的重要原因,气温的升高会抑制劳动者流动,而降雨的增多则会加速劳动者流动(邓宏乾等,2020)[36]。空气污染则会在流动人口进行就业区位选择过程中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孙伟增等,2019)[37],只有良好的大气环境才能更好地驱动劳动者在地区间流动(史秀蕾、熊锋,2020)[38],城市空气污染会极大地抑制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长(朱志胜,2015)[39]。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一个便捷的社会生活环境自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例如,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将不同地区连接起来,大幅提升交通网络的运输效率来降低劳动力职住转换过程中的通勤成本,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工作选择机会(Estache and Antonio,2001)[40],而高的通勤成本则会降低劳动供给,从而对城市的生产效率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Fu and Viard,2019)[41]。此外,劳动力迁出现象的发生也往往会随着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而愈加频繁(Bugday and Ozden,2017)[42],地形起伏大的区域劳动力流出现象会较为普遍(钟静、卢涛,2018)[43],不过高信息化水平则可以降低这类生活成本(叶文平等,2018)[44]。

最后,迁移成本也会对人们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搜寻成本(Helsley and Strange,1990)[45]和融入成本(Qian,2013)[46]上。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地区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状况,影响着劳动力的具体流向(夏怡然等,2015)[47]。例如随着中西部地区不断地承接东部地区部分落后产能,劳动力向内陆地区回流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林李月等,2020)[48]。融入成本在我国则主要表现在住房成本高和社会认同感低两个方面。房价在劳动者就业地决策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高波等,2012[49];李勇刚、周经,2016[50]),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会更偏向于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周颖刚等,2019)[51]。社会认同感的缺失更多地来自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的包容性程度低和方言障碍的影响。在我国有大量学者指出户籍制度是当前阻碍我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制度因素(陆铭,2011[52];刘军辉、张古,2016[53];周文等,2017[54])。出于对文化震惊的考量,城市的包容性成为潜在迁移者的重要考虑方面(周颖刚等,2020)[55]。此外,方言这种社会文化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也会随着城市间社会距离的逐渐增大而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效果(刘毓芸等,2015)[56]。

1.2.3 文献评述

从对上述有关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和地方品质如何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 关文献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较多的学者对于青年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现象做 了丰富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少影响青年劳动力跨省跨地区流动的相关因素,但是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普及,人们在做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虽然学术界也渐渐开始尝试同时考虑多种因素来探讨劳动力就业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更多地只是比较各种因素的作用力大小,将这些因素合成一个综合指标从整体层面考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对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影响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其次,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从全国多地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和频频爆料的青年群体"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来看,作为流动性和创新性最强的劳动者群体——青年劳动力,他们的就业区位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展开研究,而地方品质是在地区内部各要素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积淀的结果,本身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李在军等(2020)^[57]更是将地区地方品质视为该地区吸引人才的关键。因此,结合新时代青年劳动力群体相比于其他劳动力群体而言具有更强的个性,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意愿更强烈的特殊背景,地方品质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能从地方品质差异角度出发研究青年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特征将会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最后就是关于地方品质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行为的研究,现有文献都在强调地方品质高的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但是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 9181 万人,占比达到 73.54%,中部地区吸纳 955 万人,占比 7.65%,西部地区吸纳 1880 万人,占比 15.06%,东北地区吸纳 468 万人,占比 3.75%。通过分地区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地方品质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能力远没有东部地区那么强,但吸纳流动人口的占比相比于地方品质稍高的中部地区来说却高出了一倍左右。西部各省一直以来都是劳动力流出大省,目前来看也依旧是如此,因此现有的从地方品质视角对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相关研究无法解释西部地区既是就业人口流出率较高的地区,又是接收跨省就业人口较多的地区这样一个现实矛盾。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1.3.1 研究内容

进入新时代后,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随着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也逐渐趋于多元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因素,非经济要素在驱动劳动力跨省跨区域流动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地方品质将成为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因子(董亚宁等,2019)^[58],因此本文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利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使用

①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d7c/202111/P020211126523667366751.pdf

固定效应模型和引力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尤其是房价水平差异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此外,一方面,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我国青年劳动力的教育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从而我们又按照迁出地的地区属性和劳动者的学历情况对样本进行分类探讨,分析在面对同一就业目的地时原生环境和受教育状态对青年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这将为地区吸引青年人才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使得青年劳动力供给与地区发展需求相适应,缓解青年劳动力在地区和空间上的错配问题。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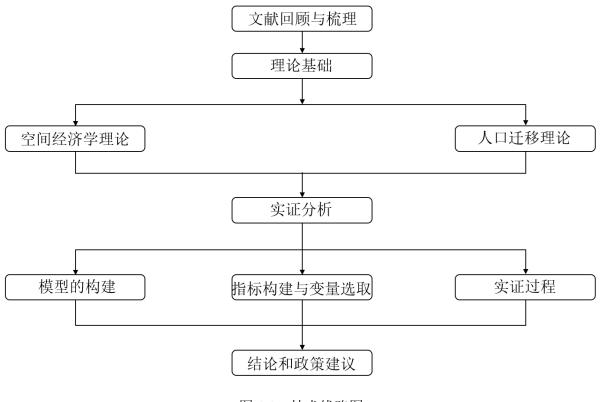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线路图

1.3.2 结构安排

本文结构安排遵循提出假设——实证检验——机制分析——结论建议——研究展望的研究思路逐层展开,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影响。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在描述选题背景、明确选题意义的前提下,进一步梳理、整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青年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品质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为后文理论基础做铺垫,最后介绍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在梳理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后,将搜集的关于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述。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相

关现状构建理论分析模型提出地方品质差异越大对劳动力跨区流动的抑制作用越强的 理论假说。

第三章,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本章主要介绍本文对于模型选取方面的一些考虑以及变量的选取和相关指标的构建以及数据来源与说明。在变量选取和指标构建方面,为避免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一方面通过整理 2010—2016 年全国30 个省级行政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熵值法建立地方品质评价指标,同时得到相关控制变量数据。另一方面通过搜集 2011—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得到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数据。在计量模型的选取上,由于本文使用的是统计部门对外公布的数据,根据经验以及 Hausman 检验结果,我们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虑到原居住地和意向就业地之间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对称性,我们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引力模型的形式对回归方程加以改进。

第四章,实证分析。本章是对实证结果的分析。首先是通过基准回归验证本文关于 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影响的抑制性假设,然后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次是从不同维度地方品质差异的角度对地方品质差异影响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 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考虑到青年群体原居住地的区域差异性和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本文分别从区域差异和学历差异两个角度对青年群体跨省就业行为做相关的异质性 研究,最后是对这种抑制性关系产生原因的机制分析,探讨地区房价水平差异在地方品质差异影响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决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第五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将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总结出与实证部分较为贴合的 主要研究结论,再针对地方品质差异影响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给出一定 的政策建议。

1.4 研究方法

首先是文献阅读法。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百度学术等文献数据库资源,追踪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对有关青年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品质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学者们的研究观点、方法和思路,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为己所用进而为文章研究的问题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其次是理论分析法。在对空间经济学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进行阐述分析的基础上, 从地方品质差异视角出发构建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数理模型,考察地方品质差异对青 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作用机制。

最后是定量分析法。在提出理论假说后,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的基础上结合引力模型的分析思想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并比较了迁入地区和迁出地 区的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影响力大小,进一步地,通过运用适当 的计量方法探讨了部分地区特征和人口学特征在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效果。

1.5 创新之处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第一,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地方品质差异为切入点,将青年劳动力群体对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就业的向往和回乡创业建设新农村的干劲综合到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对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加全面也更贴近现实。第二,本文以人们在迁移过程中可能会考虑的地方特质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地区间地方品质差异对青年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以地方品质差异为核心,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住房价格水平等角度探讨了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中存在的相关特性,并得出丰富的结论,可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总之,本文为现有的相关研究建立了一个更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引力模型同时探讨迁入地和迁出地在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决策方面的影响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创新。这些结论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机遇背景下推动地方品质建设,引导青年劳动力合理流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相关理论基础

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但这种空间流动行为由于主导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带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本文为了能够较好地把握和理解当下时代背景条件下的劳动力空间流动规律,我们首先对分析过程中提及的有关基础理论进行介绍,主要包括空间经济学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为后文研究青年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的空间特征奠定基础。

2.1.1 空间经济学理论

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主要经历了以区位导向为主的 古典区位理论、以结构导向为主的空间结构理论和以需求导向为主的新空间经济学三个阶段。

杜能的区位理论是关于资源空间配置问题的经典学说,他于 1826 年出版的《孤立国》奠定了现代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基础^[59]。他所创立的杜能模型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作为农业生产布局的首要原则,他认为离城市最近的那个圈层应为自由农业圈,主要生产容易腐败并且运输较困难的产品,最外的圈层则是畜牧业圈,主要种植牧草放牧并将这些畜牧业产品卖给城市居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而工业与农业在生产原料和生产方式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 1914 年从实证角度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影响工业企业布局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将工业导向地球上某个确定区域的区域性分布因素和将企业进一步吸引到某些地点的集聚因素^[60]。伴随着企业的集聚,人口也开始集聚并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体系,克里斯泰勒则通过研究德国南部的城市空间结构认为城市体系在空间上构成一个类似蜂窝状的正六边形空间关系,并且高等级的中心地的数量少于次级中心地,即中心地理论^[61]。随着集聚经济的不断发展,区位因素也越趋复杂,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能说明区位,德国经济学家施勒在 1940 年通过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一般均衡体系提出了经济区理论,这四大理论也被称作古典空间经济学的四大支柱^[6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新兴主权国家出于发展民族经济的考虑,决策者试图通过对各发展要素进行一系列的空间布局实现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赶超。从 20 世纪 40、50 年代开始,为了解决这些落后国家如何快速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基于本学派的基本观点,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结合美、英、法、德等国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提出了自己相应的政策主张。Rodan(1943)^[63]在社会分摊资本、需求和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基础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各产业保持有一定速度和规模的

投资,促使各部门同步发展壮大,从而冲破发展的瓶颈。由于"三个不可分性"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基础相背离,Streeton(1961)^[64]强调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增强需求的互补性,从而实现各经济部门的均衡增长。但是由于上述理论的前提都假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一旦受到资源短缺、技术和管理水平低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就会使得通过市场行为实现区域间要素价格的趋同这一机制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从而Perroux(1948)^[65]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区中,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那些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通过极化吸收周边要素产生聚集效应,一段时间后再通过生产要素向外围扩散的方式也可以促进周围地区的发展。Hill and Hirschman(1959)^[66]则在Perroux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增长极理论,提出要利用示范作用带动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增长极理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发展中国家若遵循该理论进行建设发展,反而会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Myrdal(1957)^[67]则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角度提出利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解决该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完善了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Friedman(1966)^[68]在 Prebisch(1962)^[69]的基础上,将中心——外围理论引入空间经济学研究中,从区际不平衡的长期演变过程出发,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就会实现一体化,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可以通过发挥其各自优势获得全面发展。美国经济学家 Williamson 于 1965 年提出倒 U 型理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会呈现收入差距先扩大其后再趋同的规律^[70]。1966 年,国际企业家 Vernon 等人又在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71]。他们认为新产业和新技术首先在经济梯度高的地区萌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向低经济梯度地区转移。

我国学者则认为上述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存在过激的倾向,应当要致力于实现非均衡发展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非均衡协调发展就是要实现非均衡发展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围绕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建立一个具有紧密结构、相互协调而又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区域产业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陆大道(1986)^[72]提出的"点轴开发理论"、陈传康(1987)^[73]提出的"TYIS字型"生产布局和刘宪法(1997)^[74]提出的"菱型"发展战略。这些学者们都强调在重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这样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进入21世纪后,曾坤生(2000)^[75]基于现代协同理论又提出了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理论,他认为要想保证地区间的动态协调发展和有序状态下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就必须使得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在全国的经济系统中保持一致,否则会使区域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各自为政的混沌状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重视生产,轻视消费的经济发展

模式并不能自动使人们变得更加幸福。为了回应社会再生产导向的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术界逐渐走向新空间经济学。基于杨开忠教授在《面向新征程的新空间经济学》一文中的相关阐述,新空间经济学相较于传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而言,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一,创新区位决定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区位。生产知识产品的关键就是创新能力,创新要素的丰富度决定了知识产品的质量高低。第二,人才区位决定知识区位。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才,创新的产生离不开人们的交流探讨,任何创新都不是个人独自坐在桌前产生的,它的背后都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因此人才的空间集聚是进行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第三,空间品质决定人才区位。一方面人才大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他们的需求呈现出高级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对诸如地方品质之类的空间不可贸易品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创新活动相比于其他社会活动而言对空间环境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地方空间品质决定了人才的集聚方向[76]。

2.1.2 人口迁移理论

受自然环境变动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迁移之中找寻最适宜的生存空间。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迁移有着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推动着人口迁移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最早关于人口迁移现象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 Ravenstein(1885)^[77]的"人口迁移法则",通过总结人口迁移的相关特征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但是这七大定律中关于短距离迁移现象的描述是基于对英国 19 世纪后期妇女工作生活的调查,不具有世界范围意义上普适性。在此基础上,Lee(1966)^[78]进一步将由原住地、迁入地、中间阻碍和迁移者个人等四个方面构成的系统总结为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在推拉理论中更多地是强调环境因素,无法解释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迁移而有的人却不迁移,于是 Petersen(1975)^[79]提出了迁移欲望的概念,并将迁移类型分为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五种。至此,人口迁移理论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美国社会学家 Zipf (1946) ^[80]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据此建立了人口迁移理论的引力模型,从此人口迁移理论迈入定量分析阶段。继 Zipf 关于定量测度人口迁移规模的模型建立以后,美国人口学家 Lowry (1966) ^[81]将劳动报酬和社会失业情况引入分析框架之中,在保留迁移距离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工资和失业水平对两地非农人口迁移的影响,学界称之为 Lowry 回归模型。由于传统模型中定量指标数据在实际获取过程中的局限性,国内外众多学者又从不同角度将人均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等相关有数据支撑的定量化因素引入模型,进一步丰富了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82]。

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社会活动开始逐渐集中于城市地区,社会生活开始呈现出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马克思也通过总结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现象,提出资本

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实质上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迁移。从数据上来看,"二战"后人口向城市积聚的现象愈发明显,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超过80%,由此结构主义的思想也开始出现在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Lewis(1954)^[83]运用部门分析的方法对欠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研究提出了刘易斯模型。Lewis 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农业和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量远远多于从事工业活动的人口量,从而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在获得生存工资的同时却没有对农业生产活动做出较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量大,常常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这些农村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实现工业的扩张几乎是无成本的,还能为政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刘易斯模型开创了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但其对于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做较为深入的探讨,于是 Gustav 和 John(1961)^[84]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业部门,重点强调了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均衡发展,并区分了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剩余劳动力阶段、粮食短缺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城市部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依旧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显然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无法对此现象做出较好的解释。鉴于此,美国发展经济学家 Todaro(1969)^[85]提出预期收入差距才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的关键因素,只有预期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平均收入时人口迁移现象才可能会发生。

随着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更加关注自己的相关需求能否得到相应支持,Tiebout (1956) ^[86]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在人们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择自己所偏好的居住地、对该地区的收入和支出拥有完全对称的信息资源、社区数量庞大接近完全竞争状态、没有就业限制、利息所得作为唯一收入来源、没有外部性、在没有实现最优状态前始终以追求最优居住地为唯一目标等六个条件的约束下,每个地区都有一组公共物品套餐,个人出于自身的偏好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满意的居住地。Tiebout 的理论表明政府提供的不可贸易品的内容和质量是影响居民迁移选择的重要因素,若某地区不能较好地满足居民的需要,该地区的居民将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迁移至更能契合自己需求的地区。Oates (1969) ^[87]则利用特征定价法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资产,尤其是房产价值的作用效果,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 Tiebout 的理论给予了相应支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组合的吸引力越强,则该地区的房屋租金越高,以房屋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也越高,即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影响居民的迁移决策,并且即便需要花费较大的迁移成本也乐此不疲。

2.2 地方品质差异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假说

从对人口迁移理论的相关梳理可以发现,人口迁移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当该潜在迁入地能够为迁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生存条件则在人才争夺的过程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新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则将这种竞争优势总结为地方品质,认为地方品质是新时代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重要驱动力。

但总的来说,关于地方品质对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相关理论分析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现实中的某些新现象无法给予充分的解释。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近的地区间人口流动增长更快。省内流动人口 2.51 亿人,比 2010年增加 1.16 亿人,增长 85.7%。跨省流动人口 1.25 亿人,比 2010年增加 3896 万人,增长 45.3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要选择异地就业,劳动者更倾向于地理距离相隔更近的地区,而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则是相邻地理单元所固有的相似性与连续性。正是由于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差距不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劳动者在迁移行为发生后所需承担的迁移成本较小,使得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选择近距离流动。

对于上述劳动力向地方品质高的地区积聚的同时地方品质相对来说更低的地区对劳动力吸引力有所增强的趋势,现有理论由于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至于在研究劳动力回流现象产生的原因时更多地关注于地方品质较高地区那些所谓的消极因素进而否定地方品质较高的地区对劳动力的就业吸引力,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劳动者跨省就业行为的特点既不是完全地远离沿海地方品质高的地区,也不是一味地流向偏远的地方品质低的地区,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就业路径,即在毕业时由于没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会选择地方品质较低的地区沉淀下来,等有了足够的实力后再向地方品质高的地区流动实现二次就业。因此本文结合上述提及的我国劳动力跨省就业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进一步猜想劳动力的跨区就业行为是否跟目前居住地与预期就业地之间的地方品质差异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的理论机制分析。

设某一封闭区域内有 m 个城市,总人口数为 N。其次,人们的需求层次各不相同,其中能够获得高层次需求满足 Q_{Hi} 的人数为 n_{Hi} ,而想要获得更高需求层次就必须生活在地方品质较高的城市 C_{Hi} ;仅需维持正常生活 Q_{Li} 的人数为 n_{Li} ,他们只需生活在地方品质较低的城市 C_{Li} 即可。

根据城市分布理论,区域内能够实现居民较高需求层次的城市数量有限,从而绝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需求层次较低,这同时也与需求层次理论和现实情况相吻合,现实中能够达到高需求层次的人数是较少的。因此假设 i 城市的人口数量为 n_i 且满足式(2-1)和(2-2)。

②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d7c/202111/P020211126523667366751.pdf

$$n_{\rm i} = Ne^{-Q_{\rm i}} \tag{2-1}$$

$$\sum_{i=1}^{m} e^{-Q_i} = 1 \tag{2-2}$$

为便于分析,假定该区域只有 C_H 和 C_L 两个城市,且 $Q_H > Q_L$,在初始状态下人们都生活在城市 C_L ,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为 T_s 时区域经济达到稳态水平,在稳态时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n_H 和 n_L ,且满足式(2-3)、(2-4)和(2-5)。

$$n_{\rm H} = Ne^{-Q_{\rm H}} \tag{2-3}$$

$$n_{\rm L} = Ne^{-Q_{\rm L}} \tag{2-4}$$

$$e^{-Q_{\rm H}} + e^{-Q_{\rm L}} = 1 \tag{2-5}$$

假设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没有任何成本,并且规定人们只从地方品质低的城市 n_L 向地方品质高的城市 n_H 迁移。根据稳态下人口的分布状况,可以知道人们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进行迁移的几率P满足式(2-6)。

$$P = \frac{n_{\rm H}}{n_{\rm L}} = e^{-(Q_{\rm H} - Q_{\rm L})} = e^{-\Delta Q}$$
 (2-6)

在一定的人口基数下,迁移几率越大则意味着处于迁移状态的人群数量更多,即地区间人口流动强度I满足式(2-7)。

$$I = kP = ke^{-\Delta Q} \tag{2-7}$$

从式(2-7)可知,两城市地方品质的差值越大,人口迁移的几率反而会减少,从而地区间人口流动强度是地方品质差异的减函数。这是由于人们总是愿意平滑自己的生活,厌恶波澜起伏的日子。如果一个人最初生活的地区正好能与其生活需要相匹配,而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周边的人与其生活条件又相差无几,再加上人自身的惰性,人们一般不会进行迁移。但如果经济系统出现了波动,人们则会选择迁移至周边地方品质有所差异的城市来适应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过这种迁移会受到需求层次变化程度的影响。例如一个本身在生活质量一般的城市突然到一个生活质量极高的城市生活会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同理一个整天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也不太会愿意去偏僻小山村。因此,若两地区间地方品质水平有差异,人们会迁移,但人们只会迁移到临近需求层级的地区,而不是盲目地迁移至大城市或偏远乡村。这也与田明(2013)[88]对我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迁移现象的研究结论类似,地区的就近性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区域路径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说:基于自身需要的满足,人们有向高地方品质地区流动的倾向,但短期内地方品质差异对地区间劳动要素流动有消极影响,当某地的地方品质与其他地区差异过大时对当地吸引劳动者会有抑制作用。

第3章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3.1 模型设定

为验证 2.2 中提出的理论猜想,同时为避免双向因果的干扰,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引力模型的回归形式建立式(3-1)所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ln I_{\text{iit}} = \beta_0 + \beta_1 D Q_{\text{iit-1}} + \beta_2 X_{\text{it-1}} + \beta_3 X_{\text{it-1}} + \varepsilon$$
 (3-1)

式中, I_{ijt} 为当年某两地区间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 DQ_{ijt-1} 为上一年度两地区间的地方品质差异, X_{it-1} 和 X_{jt-1} 分别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其他控制变量,它们都是其他相关因素上一年度的度量指标。根据本文逻辑,若 β_1 系数显著且为负,则证明两地区地方品质差异过大确实是迁入地未能吸引到某迁出地的青年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3.2.1 数据来源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的相关数据显示,在跨省流动方面,人口流动虽以跨省为主,但比例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省内跨市流动的比例缓慢上升[89],这说明人口流动的稳定性增强,鉴于此现实背景,本文选取 2010—2017 年的相关数据对 2.2 中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本文构建地方品质的数据来源于 2010—2016 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官方报告数据,为除港、澳、台、藏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构建了 210 个地方品质数据。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数据通过整理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得到。由于 2016 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没有迁出地的相关信息,从而无法得到 2016 年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继而也相应地删除了 2015 年包括地方品质评价指标和其他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相关数据。此外,为保证面板数据的平衡性,对只要某一年份不含地区 A 至地区 B 的相应样本信息,则将由地区 A 至地区 B 这一省份对的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删除处理。最后本文构建了涵盖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2010—2017 年相关特征信息的平衡面板数据(不包含 2015 年的地方品质数据和 2016 年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数据),包含 180 个省份观测值和 4092 个省份对观测值。

3.2.2 地方品质评价指标的构建

衡量城市运行和发展不能只从某一方面或某几个角度出发,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需要将主观感受和客观实际相结合^[90-91],采用一种全面的、综合的标准来评价地方品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解释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满意程度^[92]。从现实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地方品质的内涵也应该更加丰富,需从当下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地方品质。因此本文借鉴何星亮(2017)^[93]、张超和陈思(2021)^[94]的研究,将地方品质的内涵界定为一个能够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综合体,具体包括物质性需求品质、社会性需求品质和心理性需求品质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物质性需求品质主要反映满足人们对基本生存生活条件需求的能力,社会性需求品质主要反映满足居民作为一个社会人对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需求的能力,心理性需求品质主要反映满足人们丰富自我内心世界、实现身心健康发展需求的能力。关于各级指标的名称和属性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地方品质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极指标	属性
		每万人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物质性需求品质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平方米)	正向指标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标台)	正向指标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正向指标
	社会性需求品质	每百生均小学教师数(人)	正向指标
		每百生均中学教师数(人)	正向指标
地方品质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 (元)	正向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正向指标
		每万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从业人员(人)	正向指标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正向指标
	心理性電光日度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万吨)	负向指标
	心理性需求品质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正向指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向指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指标

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一个综合性合成指标通常需要进行降维操作,表 3.2 给出了 KMO 检验和球形 Bartlett 检验的结果。

表 3.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检验指标	检验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57		
	上次读取的卡方	1621.047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105	
	显著性	0	

从表 3.2 中的 KMO 统计量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可知有必要进行降维处理。熵值法是较为常用的降维方法,能够较好地体现来自于属性的数据信息,因此我们采用熵值法构建地方品质评价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标准化处理。对各指标利用式(3-2)进行标准化处理。

$$S_{ij} = \begin{cases}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 \text{该三级指标}x_{j}$$
属性为正
$$\frac{x_{j\max} - x_{ij}}{x_{j\max} - x_{j\min}}, & \text{该三级指标}x_{j}$$
属性为负

其中 x_{ij} 为第 i 个地区的第 j 项三级指标值, x_{jmax} 为所有地区中第 j 项三级指标值的最大值, x_{jmin} 为所有地区中第 j 项三级指标值的最小值, S_{ij} 为第 i 个地区的三级指标 x_{j} 的标准化值。标准化处理后, S_{ij} ϵ [0,1]。

第二步,计算熵值。第j项三级指标的信息熵值 e_i 计算公式如式(3-3)所示。

$$e_j = -\frac{\sum_{i=1}^{m} P_{ij} \ln P_{ij}}{\ln m}$$
 (3-3)

其中, $P_{ij}=\frac{s_{ij}}{\sum_{i=1}^m s_{ij}}$,m 为地区总数, $0{\leq}P_{ij}{\leq}1$ 。当 $P_{ij}=0$ 时,i 地区的第j 项三级指标的信息熵值 $e_j{=}0$ 。

第三步,计算三级指标熵权。第 j 项指标的客观权重计算公式如式(3-4) 所示。

$$w_{jo} = \frac{1 - e_j}{\sum_{j=1}^{m} (1 - e_j)}$$
 (3-4)

其中, $0 \le w_{jo} \le 1$,且 $\sum_{j=1}^n w_{jo} = 1$,n为所有的三级指标个数。

那么最后利用式(3-5)得到 i 地区的地方品质。

$$Q_i = \sum_{j=1}^{n} w_{jo} x_{ij}$$
 (3-5)

计算得到的 2010—2016 年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地方品质评价指标如表 3.3 所示。此外,由于最终进行实证分析时没有使用 2015 年的地方品质数据,因此在表 3.3 中没有包含 2015 年相关数据。

表 3.3 2010—2016年(不包含 2015年)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地方品质

地区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6年
安徽	241	254	288	300	304	381
北京	666	638	663	669	683	704
福建	300	304	358	376	399	449
甘肃	213	235	268	277	288	345
广东	458	416	470	512	535	638
广西	223	237	276	291	309	371
贵州	167	193	232	257	284	359
海南	241	269	308	314	319	350
河北	290	296	336	343	355	438
河南	273	286	327	347	364	458
黑龙江	276	276	315	316	320	334
湖北	308	328	378	390	405	455
湖南	239	256	297	311	322	384
吉林	289	307	352	355	364	386
江苏	478	430	472	489	509	674
江西	236	262	297	313	332	406
辽宁	342	352	395	393	390	411
内蒙古	259	277	304	316	327	345
宁夏	235	261	277	291	306	336
青海	197	252	307	246	291	318
山东	375	365	410	431	448	578
山西	273	286	332	337	338	369
陕西	343	370	421	434	439	473
上海	555	509	539	538	541	596
四川	262	271	325	336	349	480
天津	453	477	513	541	558	538

续表 3.3 2010—2016 年 (不包含 2015 年) 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地方品质

地区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6年
新疆	239	264	297	322	336	377
云南	195	217	259	269	274	337
浙江	395	379	416	439	456	586
重庆	273	289	348	353	372	423

注: 熵值法

3.2.3 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指标的构建

直接研究青年劳动力的跨省就业行为在定量测度上存在一定的困难,结合 2.2 中的理论模型,本文通过构建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指标来间接反映青年劳动力跨省就业意愿的大小。参考原新等(2021)^[95]对青年人才的界定,本文将处于调查年份当年的某一天已满 18 周岁并且调查年份当年的任意一天都不满 45 周岁的以就业为迁移目的的群体定义为青年劳动力。同时,2011—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不仅可以同时获得人口迁移的流入地与流出地信息,而且其调查的目标总体是 15 周岁以上的非在校学生,并且排除了瞬时流入人口,从而为本文构建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指标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该调查样本总体已经过较为科学的抽样方法处理,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某地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 1 定义为抽取样本中流入该地且符合青年劳动力相关特征的样本总数。根据上述定义按迁入地标准统计整理得到的 2011—2017 年(不含 2016 年)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的统计情况如表 3.4 所示。此外,由于最终进行实证分析时没有使用 2016 年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数据,因此在表 3.4 中没有包含 2016 年相关数据。

表 3.4 2011—2017 年 (不包含 2016 年) 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

迁入地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7年
安徽	149	129	233	206	187	57
北京	6304	7471	10927	10866	8384	5729
福建	3077	3471	4958	4557	4271	2483
甘肃	198	226	391	315	285	86
广东	21170	25334	29758	31784	30393	20856
广西	375	377	462	456	371	176
贵州	384	597	1074	661	1989	349

续表 3.4 2011—2017 年 (不包含 2016 年) 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

迁入地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7年
 海南	246	289	442	362	348	223
河北	575	825	1070	826	608	282
河南	140	190	219	273	196	77
黑龙江	78	83	119	99	68	42
湖北	228	281	412	318	350	121
湖南	165	300	414	441	334	131
吉林	71	92	136	131	114	43
江苏	7468	8008	9251	7655	9369	5831
江西	85	154	237	193	143	44
辽宁	333	418	969	794	665	401
内蒙	484	619	883	775	712	349
宁夏	114	82	84	76	74	38
青海	148	153	199	185	150	42
山东	390	295	383	307	238	124
山西	333	361	512	521	597	177
陕西	180	330	441	386	406	148
上海	6399	9251	13824	13243	10097	7292
四川	316	390	427	424	362	228
天津	1377	1537	2432	2140	2151	1022
新疆	793	844	1217	1156	1036	680
云南	782	918	1184	1079	920	213
浙江	17550	19900	25753	25419	22099	15755
重庆	269	723	600	696	509	392

3.2.4 相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基于 2.2 中的理论假说,本文对 3.2.2 和 3.2.3 中构建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如下的进一步处理。一方面,按照迁出地的不同对迁入同一省级行政区的青年劳动力再次进行细分,形成 4092 个省份对观测值,相应地,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数据反映的将不再是迁入地区 B 的总体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而是迁出地区 A 和迁入地区 B 两地间的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另一方面,根据各省份对的迁入地和迁出地信息将相应的地方

品质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做差的方式求出两地区间的地方品质差异数据。

指标构建完成后,我们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如表 3.5 所示的描述性统计。第一部分 是关键变量。第一个是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它反映了某一迁出地区的青年劳动力 流向某一特定迁入地区的意愿大小。从表 3.5 中可以看出,所有被研究样本的青年劳动 力跨省流动强度的均值为129.16,标准差为489.13。第二个是各省份对的地方品质差异, 它表示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上的能力差异。从表 3.5 中可以看出, 地方品质差异的均值为 102.40, 标准差为 87.89。第二部分是各地区的特征变量, 这些 变量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参考唐锦玥等 $(2020)^{[96]}$ 和夏怡然等 $(2015)^{[97]}$ 的研究,考 虑到自然环境的变迁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加上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性增强,自然环境在短期内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弱(闫东升等,2020)^[98],同时结合 数据的可得性和引力模型对各变量回归形式的规定,选取了迁入地二三产业产值比和迁 出地二三产业产值比、迁入地高速公路里程数和迁出地高速公路里程数、迁入地固定资 产投资额和迁出地固定资产投资额、迁入地人均 GDP 和迁出地人均 GDP、迁入地总人 口数和迁出地总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迁入地二三产业产值比和 迁出地二三产业产值比分别为两地被研究年份上一年年末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 之比,反映被研究年份两地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状况。迁入地高速公路里程数和迁 出地高速公路里程数分别为两地被研究年份上一年年末的高速公路里程数,反映被研究 年份两地人口流动的便利性。迁入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迁出地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两 地被研究年份上一年年末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被研究年份两地就业机会的大小。迁 入地人均 GDP 和迁出地人均 GDP 分别为两地被研究年份上一年年末的人均 GDP,反 映被研究年份两地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迁入地总人口数和迁出地总人口数分别为两 地被研究年份上一年年末的总人口数,反映被研究年份两地的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各 地统计年鉴。

表 3.5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青年劳动力跨省流动强度	4092	129.1615	489.1255	0.068314	7061.788
地方品质差异	4092	102.3999	87.89141	0.0717	498.4429
迁入地二三产业产值比	4092	1.176008	0.342913	0.240081	2.001604
迁出地二三产业产值比	4092	1.18333	0.366939	0.240081	2.001604
迁入地高速公路里程数	4092	3307.438	1674.665	235	7683
迁出地高速公路里程数	4092	3770.706	1423.37	235	7683
迁入地固定资产投资额	4092	13865.04	9830.404	1016.9	53322.96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9813311400
7006026